

第五章 寫在最後

書頁翻動間，三個智障兒童的故事已這樣一一呈現。最後的一章，我將停步暫歇，沉澱整理研究帶來的各種事實、想法與情緒。在三個故事的來龍去脈裡，我還有一些不得不想、也不得不問的事，這些，是研究最後的省思。透過省思，也許才能再找到另一個出發的起點！

第一節 最後的省思

一、誰來決定智障兒童的社會地位與角色？

「社會角色」決定人類的生活情況（Wolfensberger, 2000）。阿文、小娟、小羽在班級的小社會裡，明顯地擁有和其他同學不同的角色。阿文的角色，讓他得到同學全然、甚至超乎一般的接納與容忍，同儕不跟他吵架、也對他沒有「像一般人」的要求，但這個角色被賦予的是尊重、照顧，還是另一種「不正常」的對待？小娟和小羽則是另一種狀況，智能障礙代表的是較低的社會地位，是站在團體的邊緣、不受重視的。

真實生活裡，到底是誰來決定智障兒童的社會角色？又是如何決定這樣的角色呢？是小環境裡的兒童與成人，還是更外圍的社會文化與氣氛？生活裡，障礙代表的究竟是多一點的服務，還是本質上的截然不同呢？

從一般兒童的對話中，我常常敏感於他們以「可憐、孤單」來說明選擇智障兒童當朋友的理由。這句話的背後，代表了普通孩子是站在不同的角度看待智障兒童，因為他們比較弱，所以應該「給」他們一些支持與幫助。同樣的理由，卻不曾出現

在一般朋友的選擇上，孩子會從生活相處中、從個人特質上去談他們的朋友，只因為彼此是「同樣一種人」！

可是，社會地位的賦予也是學習而來的，那些從來沒有接觸過智障兒童的一般學生，從老師的教法與行為、從家長特別的舉動中，漸漸學習了「他們是不一樣」的這件事，也賦予他們特殊的角色。從想法到對待，從對待到確認這一切，智障兒童因為不一樣的「凝視」，得到不同的參與機會和友誼經驗。

重新檢視正常化原則的核心思想「人皆平等，享有同等權利」，智障兒童真的因為障礙的特質，就應該擁有不同的地位與身份嗎？在生活裡，我們從智障兒童身上看到的，究竟是表面的障礙，還是深層的「人」的本質？小穎的那一句「他也是人」，是做法上與想法上最大的提醒！融合教育讓智障兒童有機會在普通班級上課，但這只是情境的轉變，真實生活裡，阿文、小娟、小羽並沒有因為這樣的安排，就相對擁有「真正的普通班級生活」。

值得我們省思的是，相同的安置地點不必然代表相同的社會角色，融合的安置也不代表會有真正的融入！或許，只有在我們真正以「人皆平等」的眼光看待班級裡不同特質的兒童時，障礙兒童才算真正與我們擁有「相同的生活」！

二、智障兒童沒有「朋友」的感覺？

這是阿文的資源班老師曾說過的一句話，她認為阿文沒有所謂朋友的感覺，對生活裡的同儕相處也沒有自己的想法。很直率的一句話，但也可能是身為「一般人」的我們可能犯的錯誤！在真正與智障孩子對話、生活裡，我看到了他們對友誼的

珍惜，也看到了他們為了每一回的相處而高興或悲傷！這，或許是身為「正常人」的我們要深自檢討的。

智障兒童就和我們一樣，在互動中學著與朋友相處，在言談中分享關於自己的大小事件與感受，並不會因為障礙的特質，而減少了對友誼的渴望與期待，他們是同樣能在友誼互動中學習與改變的。既是如此，為何我們會有那樣的疑惑與猜想呢？

我想，是因為「期待」的不同！相對於一般兒童，我們對智障兒童「交朋友」這件事的預期是較低的。在課程裡，雖然強調讓他們擁有獨立的生活能力，能參與社會的正常生活，但是我們總常以「不要被欺負」、「不要引起他人討厭」作為友誼關係的標準，比較少去引導智障兒童能更積極地交朋友，有更深入的友誼互動。我們最常做的，似乎只是消極地處理欺負事件，與消極地說明「他是不一樣的」。

這樣的作為，帶來什麼呢？記得在研究所的課堂上，老師曾分享一位智障兒童家長的心聲：法令的保障使得他的孩子能進入一般學校的班級就讀，但在這樣的生活裡，智障孩子「什麼都有」，就是「沒有朋友」！家長的呼喊，也說出了智障兒童的需求！我們是否輕忽了「朋友」對智障兒童所代表的意義，而總讓目光焦注於其他的事件上？我們是否只是輕率地認為「這些是不必要的」，而看不見智障兒童眼底的孤單？

透過研究，我終於跳出這些空想與預期，聽到了智障孩子真實感受。就因為「朋友對智障兒童是有意義的」，因此每個在智障兒童友誼關係裡佔有一席之地的人，都有「做得更多」、「想得更深入的」的責任啊！

三、什麼是融合教育裡重要的事？

「什麼是重要的事？」這是在這一路追尋後，我詢問老師、家長等成人的最後一個問題。這個問題的起點，是小萱和辛辛帶出來的：

我：喔，為什麼沒有關係？

萱：因為下課玩耍又不是重要的事情，只是玩一玩就過去了！

我：那什麼是重要的事情？

辛：比如說考試啊、功課啊，那些複習功課那些才重要！

(C-950321-I-ST56)

抱持著「友誼是重要的事」的我，突然被這幾句話語驚醒，原來我所珍視的友誼，有時並非排在學生或是家長最重視的事情裡！對課業的重視，每天上不不完的課輔班、才藝班，才是在家長或兒童的觀念裡所牢牢信奉的！就像小娟媽媽所說，「我和其他家長都一樣，希望她的成績能好一些」。

在融合教育裡，什麼才是重要的事呢？智障兒童在普通班級裡，到底是希望擁有課業的學習與提升，還是期待多一些的社會互動？也許兩者都重要，但在無法兼顧時，又會有怎樣的排序呢？

六月底，和阿文媽媽的閒聊，我聽到了融合的兩難，也聽到下決定時的猶豫掙扎。我原本以為阿文是三個故事裡最幸福的孩子了。班級生活中，有同學的接納、有老師的照顧，還有媽媽無微不至的用心，融合帶給阿文的似乎全是正面的效果，也真的為阿文帶來了朋友。但是，友誼在孩子學校生活裡的意義又是什麼？

檢視阿文的學習，我們可以發現他幾乎是被排拒在課程之外，國語、數學、自然、英文…這些四年級的課程，對阿文並沒有太多實質的意義與幫助，阿文花了這麼多的時間坐在課堂裡，得到的卻是不適合他的課程。媽媽承認，在擁有一大群朋友之外，阿文有許多能力是退步的。這樣的退步，讓媽媽開始懷疑「融合」到底是不是正確的決定？

孩子之間的互動與友誼，就是進到普通班級的唯一收穫嗎？媽媽曾問我，「如果讓阿文唸特教班，他會不會學到更多？」因為那裡有為他量身設計的課程，有基本生活能力的訓練，有對他「實用」一些的學習。媽媽也說：「我想要拼拼看，就撐到他上國中吧！我想國中就是一定會唸特教班了……如果現在放棄真的很不甘心……」。

家長或阿文到底應該對「上學」有著怎樣的期待呢？過去，媽媽曾明白地說：「我什麼都不要，只希望他和其他小朋友有互動的機會，其他的我不會在意……」但在真正交到幾個朋友，被同學包容接納後，媽媽感受到的不是踏實而是更多的懷疑。國小六年融合生活為的只是苦撐一個與「正常人」互動的機會嗎？那為何到了國中，媽媽就完全放棄了呢？我反思，是否交友與學習，不應該是二擇一的單選題，因為我們是無法真正不在意被割捨、放棄的那一部分的！

對智障兒童來說，融合是學業與社會互動的兼顧！在強調短期的、傳統觀念下的認知學習之外，人際互動能力更是智障兒童成年後，能否順利就業的關鍵要素（Cheney & Foss, 1984）。因此，在融合的情境裡，人際的相處、社交技能的培養是另一種重要的學習。人際相處的能力與經驗，也將深遠地影響智障兒童現在與未來的適應！

最後，在「融合教育」裡值得反思的是「融合」二字的真正意涵。融合只是「置身其中」的物理層面，還是要達到西方社會所一直倡導的「社會融合」呢？我相信，後者才是融合教育所真正追求的！智障兒童與一般同儕之間，除了「同班上課」的機會外，我們更想看到的是在每日生活裡的接觸、言談、被歸屬、被接納。這些，才是逐漸增加的安置人數背後，真正有意義之處！

第二節 下一個起點

一、旅程裡的力有未逮

這一路，有點像是不可思議的旅程，在陌生的城市裡，穿梭在陌生的學校之間，每趟出門，總要事前對著地圖和公車路線鑽研頗久。對我而言，從最初跨階段、跨縣市的「舉目無親」，到最後能夠和一個又一個的老師、小朋友串連熟識，進展到「只要向警衛室的伯伯點點頭，就能自由進出」。這，也是另一種關係的建立和發展！

不過，在研究旅途中，我覺得還是有力猶未逮之處。以最初的聯繫學校來說，我的研究對象橫跨了老師、學生和家長，在學校中要同時獲得資源班老師、班級導師、學生、家長，及科任老師的同意，並非易事。因此在研究中，我無法完整地觀察到三位學生在學校的一天，也沒辦法訪談到所有的班級同學。在訪談家長的部分，因為小羽的媽媽、爺爺奶奶工作較為繁忙，我只好以電話快速詢問他們相關的問題，無法面對面地較深入了解他們的看法，是較可惜的地方。

另外，班級老師對於我一口氣要進駐這麼久的時間，是或

多或少有壓力的，在避免影響老師的教學、造成心理負擔，又能看到學生互動的兩相權衡下，每所學校我只能一星期固定出現一天，固定的出現雖然讓老師容易掌握我的行程，卻也讓我相對無法完整參與三位學生的所有課程。

在課程之外，學校中不定期舉辦的園遊會、運動會、校外教學、學校日等活動，因為聯繫或時間上的問題，我很難完全地參與每所學校的每一個活動。在能力和時間許可的範圍內，只有儘可能地配合、儘可能地做，但確實是無法兼顧每一次的活動參與。

最後，我覺得可以再努力的是和學生訪談的部分。受限於午休時間的長度只有 40 分鐘，扣除學生吃午餐較慢、當天要倒漱口水、臨時課外集訓等干擾，在正式談話中，需要注意彼此關係的建立和避免「只專注詢問智障學生相關事件」的狀況，真正能談話的時間是有限的。雖然我曾經想以「增加訪談次數」的方式來補強，但這也需要在班級老師能夠容忍的範圍內進行，因此有些左支右絀的感覺。

二、遠方仍是美好

雖然研究已暫告一個段落，但對於這三位學生的關心與關係，並不會隨著「不進入現場」而停止。記得在過程裡，我常問自己和同學的一個問題是：「這一趟，我到底有沒有幫助到他們？」我害怕在看到許多和聽到許多之後，自己只是踏過他們的生活往前走。

對於這個問題，有更多的人以不同的方式回應了我！

五月初，和小娟媽媽的電話聯絡中，我原本是要詢問她對於未來五年級編班的看法，聊著聊著竟無意中觸動了媽媽的新想法：「以後五年級，弟弟會跟小娟唸同一個學校，我或許就可以多一點時間到學校，或是幫忙當義工什麼的，也能比較知道她在學校的情形……」（B-950517-T-P）。

這，是媽媽的隱隱回應！

在整理撰寫小娟故事時，我寄了那封詢問的信件給同學，在回答問題之外，同學也緊接著問了小娟一、二年級好朋友的姓名，「我還滿想幫她重新和以前的朋友牽線，畢竟，對於朋友已經不多的小娟來說，能夠保有原來就有的好朋友，應該也是一件好事吧」（B-950610-E-SPT）！

這，是同學直接的想法！

就這樣，一個探討、一句詢問，都有引發一連串後續效應的無限可能！這就像過程中，有個小朋友這麼對我說：「老師，上次你聊到那個小娟，我本來不太知道的，後來我就有特別用心觀察她都在做什麼喔！我跟你說，我看到了……」也許，不用大動作地做些什麼，透過這樣淺淺的方式，我也可能在班級裡、在生活裡，幫他們帶領起更多的「守護天使」。讓多一點的孩子，能主動接近、持續關心這些「同班上課、是一家人」的智障學生！

這，是我的小小期願！

最後，以卡繆的一段小詩來結尾，也請讓我們一起期待，行過這一段彎曲的路途，普通班級裡的智障學生終能找到屬於自己的同伴。在現在、在未來的學習旅途上，是有朋友和他們

並肩而行的：

請不要走在我前面，因為我不喜歡跟隨；

請不要走在我後面，因為我不愛帶領；

就請你走在我的旁邊，

做我的朋友！